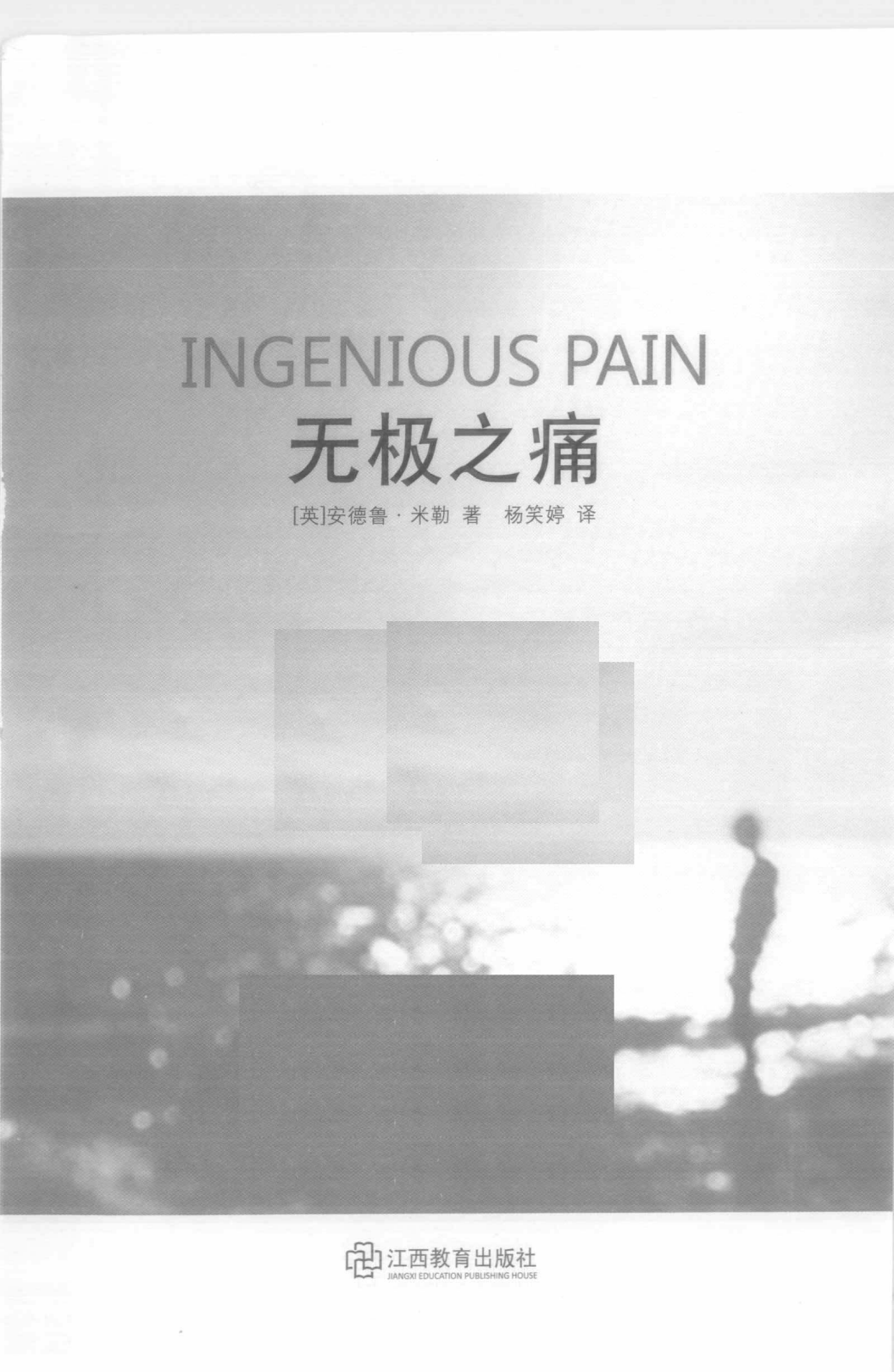


什么样的人是我们这个世界最需要的？
是善良的凡夫俗子？
还是傲然出众却心冷如冰的天才？

INGENIOUS PAIN

[英]安德鲁·米勒 著 杨笑婷 译

无极之痛



INGENIOUS PAIN

无极之痛

[英]安德鲁·米勒 著 杨笑婷 译

著作权合同登记：14-2010-394

INGENIOUS PAIN

Copyright © Andrew Miller 1997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0 by Shanghai Widea Culture
and Arts Company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无极之痛 / (英) 米勒著; 杨笑婷译. -- 南昌:

江西教育出版社, 2010.8

书名原文: Ingenious Pain

ISBN 978-7-5392-5856-0

I. ①无… II. ①米… ②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
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63625号

出 品 人: 傅伟中

总 策 划: 闫青华

责任编辑: 万 哲 饶 伟

特约编辑: 王秋琳

封面设计: 万语设计联盟·陈 娴

无极之痛

[英]安德鲁·米勒著 杨笑婷 译

江西教育出版社

江西省南昌市抚河北路291号 邮编: 330008

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字数 180 千字 开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 印张 12

2010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92-5856-0

定价: 28.80元

赣版权登字-02-2010-132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你得到了

你一生所求之物吗？

我得到了。

你想要什么？

我想要大喊：我为人所爱，也感到自己

在这世上为人所爱。

——雷蒙德·卡佛（1938–1988）



第一章

1772

1



一个酷热的八月午后，耀眼的阳光为云彩镶上了金边。三个男人来到了德文郡奶牛村附近的一个马厩。

他们的阵势颇为奇怪：两个年轻些的人，像使者或押送犯人的官差一样郑重地走在马厩主人的前面，或者可以更夸张地说，他们好像在用隐形的挽具拖着他往马厩走。马厩的主人是一个红脸儿、穿着黑色外套的大块头男人。其中一个年轻男人手里拿着个皮袋子，里面不时地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。

马厩主人年纪较大，是一名牧师。他在门前先停了一下，然后开门，往后退了一步让另外两个人先进去。接着，三人先后浸入黑暗之中。马厩已经被打扫干净。但里面依然散发着马、干草、皮革、粪便的混合气味，还参杂着焚烧薰衣草后的味道。

虽然天气炎热，但是尸体并没有发出让人难以忍受的气味。牧师想，是不是玛丽知道一些保存尸体的秘密方法——在古代，神祇会想办法让死去的英雄的尸体散发着芳香，直到葬礼的火焰燃起。毫无疑问即使是在今天，肯定还是有类似的办法的。药膏？咒语？还是法师？

玛丽坐在桌旁的一个牛奶桶上等他们。他们进来时，她站了起来。

来，一个整洁、矮小的身影，伫立在阴影当中。

“嗯，”牧师说，“我说过我们会来的，这两位先生——”他指了指较年轻的那两个人，“他们是罗斯先生和别克先生，他们是医生，玛丽。”

她的目光越过牧师，也没有看别克和罗斯，而是盯着罗斯手中的那个袋子。

“他们是医生，”牧师用他那沙哑的声音又重复了一遍。他想叫她“姑娘”，可是，虽然她比他年纪小，可是看长相，她仿佛又比自己老了不知多少，还不仅仅是老，她仿佛根本就属于另一个时代、另一个世界，是不朽岩石、智慧之树的亲戚。

她为他们引路，脚步极为安静，甚至可以说根本没发出任何声音。别克看着罗斯，用唇语说了一个词：“女巫。”然后他们悄悄地在胸前画了个十字，装作摆弄马甲纽扣的样子。别克说：“我们动手吧，晚了就要在暴风雨中骑马赶回去了。你这儿有灯吗，牧师？”

他们翻动尸体时，牧师拿来了提灯。他先点燃了引燃盒，然后点燃了灯里的打火石，最后他把提灯交给罗斯。罗斯和别克来到詹姆斯尸体所在的桌旁。詹姆斯的身体被裹在一件毛料睡袍里。

他的头发在他刚来到这片教区时几乎是全白的，只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开始慢慢变黑。玛丽帮他洗了头发，涂了发油，梳整齐，还绑了一根黑色的发带。他看上去不像在长眠。

“漂亮的尸体。”别克说，“五官也很精致。”

在詹姆斯交叉的手臂下压着一本皮质封面的书。别克把它抽了出来，看了看书脊，笑了一下，再把它交给牧师，牧师认出了书名：格列佛游记，这是詹姆斯一两个星期前才从阅览室借来的。是谁把它放在了

这里？萨姆？玛丽？如果萨姆想要的话，他可以拿走这本书。这个孩子应该得到些纪念品。

罗斯撕开睡袍，然后把它扔在地上。他从包里拿出一把刀递给别克，别克看着刀刃，点点头，然后一只手按住詹姆斯的下巴，开始动手解剖尸体。他从胸骨顶端往下切割，一直割到阴毛上方，然后在肋骨上横切，切出一个倒置的十字架，十字架的边缘都是血，湿湿的。

他停顿了一下，从马甲口袋里拿出一个眼镜盒，戴上眼镜，眨了眨眼。他小声嘀咕了些什么，然后一把抓住刀口边上的皮肤往外扯——他的双手肌肉发达，像水手一样，扯不断的地方就用刀子割开。罗斯把灯提在半空中为他照亮，在来马厩的路上，他随手抓了一根树枝，现在，他正用这根树枝拨动着詹姆斯的内脏。

“你想靠近看看吗，牧师？你站在那儿应该看不到什么吧。”

牧师拖着脚往前移了一步，别克的话让他感到厌恶。

罗斯说：“牧师并不想看到什么，他对那些看不到的东西可能更感兴趣。”

雷斯特莱牧师回答说：“正是如此。”

“接下来是心脏。”别克说。

他们扯开詹姆斯的胸膛，用锯齿锯开肋骨，再用刀子切开动脉。医生们显然非常兴奋，眼睛都在放光。他们应该会向某些协会、某些教会提供一份关于此次解剖的报告：“关于已故詹姆斯·戴尔这一病例的一些想法，探究……这位不可思议的、非正常的人……他直到20多岁……没感觉……完全没感觉……也没有这样的知识……感觉不到任何……痛苦。”然后在最后附上试验数值、图解、证物等等。

牧师转过身去，望向外面的庭院，两只鸟正在一堆变硬的马粪里啄食谷粒。再后面，在他种着美洲石竹的墙上，有一扇绿色的门通向花园。这扇门让他想起了詹姆斯：生前他会穿过门来查看梨子成熟的情况，或者只是站在院子里，皱着眉头，仿佛忘了他要干什么。

突然，一阵像军靴在泥里行进的噪音将他从回忆中拉了回来。罗斯把一个东西抓在手里，那是詹姆斯的心脏。牧师想，罗斯的表情仿佛想把这心脏吃掉，只不过出于他那少得可怜的羞耻心，他才没有这样做。别克在一条破布上擦了擦手，然后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张折好的报纸。他打开报纸，平铺在詹姆斯的大腿上，然后从罗斯手中接过心脏放在报纸上。

“如果你不反对的话，牧师……”他把心脏包了起来，装入包里。

“不会，先生。”死人的心脏并不神圣。让他们研究去吧。他又想起另一个人也曾探究过詹姆斯的心脏——实际上，那个景象在他脑海中一直盘旋不去。

那时，詹姆斯还住在米兰那亚的一幢房子里。那一天，牧师看到玛丽站在詹姆斯的旁边，她听到牧师的呼吸，转头看了他一眼，而牧师则和一位女仆一动不动地呆站在门外。他知道他不会干涉，也无法干涉。接着玛丽又转向仿佛被人催眠、进入了深度睡眠的詹姆斯，她解开詹姆斯的纽扣，让他的胸膛暴露在空气中。房间里非常黑，只有窗边一小根蜡烛。但是牧师**确实**看到了：她的手，刺入了他的胸膛，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，就像她把手伸进了一层牛奶皮里一样。

“牧师？”

“怎么了，先生？”

“你错过了一些好东西，这是胆囊。”

“对不起，我在……回想，我想起了戴尔医生的事，我们曾一起到过俄罗斯。”

“你已经说过了，先生，而且说了好几次。你会怀念他是正常的，尽管回忆会让人变得伤感。伤感在你们这一行是值得称赞的，但是对我们医生来说却是一种奢侈。你不能把这些遗体想成是你以前的……你认识的人，而要把它们看成一种理所当然的研究材料。”

“尸体只是一个装着谜语的人肉箱子。”罗斯附和着，他那充满波特酒和洋葱的口气，不可思议地盖过了马厩里所有其他的气味。

牧师看着他们。他们已脱下外套，卷起袖子，手肘以下沾满了血，好像荒谬剧中的人物。罗斯从别克手中接过刀子，回到詹姆斯的头部，绕着后脑勺沿着发际线迅速地切割着，在牧师猜到他的意图前，他已把头皮从头盖骨上扯了下来，放到尸体脸上，堆成恶心的、血腥的一团。一种温暖的、酸酸的液体涌上牧师的喉咙，他赶快吞了下去，快步离开马厩，穿过庭院，走过绿色的门后来到了花园，然后关上身后的门。

放眼望去，远处有一片古老的树林——羊在那儿吃草，一个男孩正走在凉爽的树阴下。在现在的牧师看来，这一切都只是一个美丽的谎言，但是他仍为此心存感激。对他而言，这就像意大利神父会在死刑犯眼前蒙上一块布，让他看不见自己正在接近绞刑架。他心里想着，罗斯和别克这两个人欺骗了他，虽然他们看起来拥有声名和学识，应该相当可靠，而他自己也很想知道，解剖詹姆斯的尸体是否能够解释他身上的谜团，但他本以为，这应该是一件庄严、神圣的事，而他却把他的朋友交到了屠夫、疯子的手中。如果她知道该怎么办？她就在屋子附近徘

徊，天知道她在做什么，他从来都不知道她是如何打发时间的。至于其他仆人，一开始都畏惧她，可是现在都以她在身边感到骄傲，因为她能帮助他们缓解疼痛。例如，她只要在患者脸上轻按几下，患者的头痛就会立刻消失。

门关上了，发出一阵声响。他转头一看，是玛丽，她站在风向器下，端着一个木盒子。她出现的时机如此精准，仿佛知道他在想她，这让他觉得很不安。更糟糕的是，他注意到自己手指上有血，便赶紧把手藏在了身后，问：“有事吗？发生什么麻烦了吗？”

她解开木盒上的搭扣，打开盒盖。他说：“哦，对了，这个东西。”其实，他很想把它要回来。这是他在詹姆斯失踪后，从圣彼得堡带回来的东西。当然，他也带回了詹姆斯的其他衣物，因为那时他们都以为詹姆斯已经死了。

“现在它是你的了，玛丽。”

她注视了他一会儿，缓慢地点点头，然后合上盖子走进了屋子。

从远处传来了轻微的锯声，声音停止时，牧师走回了马厩，祈祷一切都已结束，他可以打发别克和罗斯回去了。他可不会让他们进入主屋，他们可以拿个小桶从雨槽中打点水，在院子里洗洗。他们还应该尽可能把詹姆斯打理干净……这些野蛮的破坏者！奇里克会将詹姆斯入殓。明天中午就举行葬礼，而克拉克现在也许就在马金果园的围墙外边为他挖着坟墓。

“发现了什么吗，先生们？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？”他试图表达对他们的蔑视，可效果却很差，他的口气近乎暴躁。

“没有。”别克说，“但我可以向您一一说明，我想您对解剖学应

该不很熟悉。”

“但是你们会如何对付炎热和虫子……戴尔和你们一样也是医生。你们确定已经处理好了吗？”

别克说：“你过于激动了，我亲爱的牧师。过来，封闭的环境让你感到压抑，我想你最好去休息一会儿，吃点镇定的东西，比如大黄什么的。”

“或者苦西瓜的果肉。”罗斯说，很明显他对此非常感兴趣。

“苦西瓜就很不错。”别克补充说，“或者找一些树的根枝，例如紫黑卫矛。你应该放一些在身边。像您这种面相的人应该很爱干净吧！你说是吗，罗斯先生？”

“对，紫黑卫矛的清洁效果非常好，别克医生。我相信可怜的戴尔也会这样建议的。”

“我们一有什么发现就马上告诉你。”

阳光在别克的眼镜上形成了一个光斑，颤动着，像一朵愤怒的火焰。牧师犹豫了一下，然后说：“我会在我的书房里等候消息。”然后他拖着疲惫的步伐走了出去，他太累了，连为他们感到羞耻的力气都没有了。

2



暴风雨过后，院子里的水坑映射出漫天的星光。

别克和罗斯马马虎虎地把尸体缝了起来。待到黄昏时，牧师和奇里克先生把詹姆斯放进了棺材，钉上了棺盖。奇里克是个善良的人，他帮忙清洗马厩，还撒上了一把把新鲜的干草和除味剂。玛丽到的时候，空气已经清新许多，下午的恐怖感已经消失不见——除了桌上几点茶褐色的血渍，他们用一块布盖在桌子上遮住了这些血渍。马厩里，只剩下玛丽坐在詹姆斯身边。

牧师关上马厩的门，向庭院走去。他感到很疲倦，但这是他今天第一次打心底里感觉放松，他在花园里闲逛着——这只不过是个农舍花园，没有任何可炫耀的，但这却是牧师生命中最爱的东西之一，他坚定地、毫无保留地爱着这片小花园，他想，他还有什么其他可爱的呢？

也许他的妹妹黛杜也算是吧——至少大部分时候是这样的，但是有时候却不是，因为她总让他头痛不已，一会儿要求他把房间装饰得更时髦些，一会儿又对他的衣着和习惯指手画脚，甚至还嘲笑他像是一个乡下卖酒的助理牧师。

也许还有他的恩人哈勒姆夫人。虽然她年纪大了，胸部大得简直就是个负担，但是她仍然拥有最温柔的性格和迷人的智慧。她的风采值得

他为她写那么多十四行诗，值得他花费几个小时在布满污渍的纸上苦思冥想，勉强挤出一个还算有点意义的韵脚。在他写给她的一两百首诗里面，也许有一半写得还不错。当然，一两年后，当他的身体状况变得糟糕，他就会把它们烧掉。他绝不允许让陌生人读到这些诗——别人肯定会说：那个奶牛村的肥胖牧师想勾引哈勒姆夫人。

他走到池塘旁，拍拍手，激起阵阵涟漪，闪烁的光圈向河岸边扩散开来。很好，还有干净新鲜的鱼，如果经由科尔太太细心烹调，它们将变成不逊于任何主教宅邸的盘中佳肴！他希望不久之后能被召唤到艾克赛特的主教宅邸，这可以成为让玛丽搬出去的礼貌的借口。詹姆斯生前，牧师看在他的分上让玛丽住在这儿，但是现在，这样一个女人，一个不寻常的女人住在未婚的神仆家里面……

他弯下腰，指尖轻拂水面。月光下，他的头倒映在水面上，仿佛一个黑色的大碗，这让他觉得有些趣味。透过窗户，他看到客厅里烛光摇曳。牧师站起来，走近那扇窗。窗帘没有拉上，塔比莎正在点靠墙烛台上的蜡烛。塔比莎身材庞大、强壮笨重，甚至有些粗野，她一点都不漂亮，唯一的优点就是年轻和健康。刚来的第一个月，她每天晚上都被噩梦困扰，甚至还尿床，第二天起来，她红着眼睛拖地，还打碎玻璃杯……总之她连最简单的事都做不好，为此牧师和他的管家科尔太太进行了一次艰难的对话。科尔太太威胁说，如果他要留用塔比莎，她就要搬到她姐姐在陶顿的房子里去。她把这句话颠来复去说了很多遍——“陶顿……牧师……陶顿”说得陶顿好像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另一边一样。但是，最初的适应期过去后，不再做噩梦的塔比莎变得非常机敏，不到冬天，科尔太太和塔比莎已经要好到共睡一张床了，她喜欢蜷缩在塔比

莎身后，好像苔藓枕在温暖的石头上一一般。牧师有时也会出现一个闪念，觉得或许他自己也会喜欢那种温暖的感觉。

最后他深呼吸了一口夜晚的空气，然后走进房屋，闩上门闩，走向客厅。塔比莎手里端着托盘，上面放着牧师家里较好的高脚杯，看到他时吓了一跳，仿佛他是魔鬼，要把她当点心吃掉。她的神经过敏总让牧师觉得很不悦。他们俩互相看了一会儿，牧师突然想起詹姆斯死时她哭得多么伤心、多么自然。确实，她有一颗善良易感的心。

他说：“塔比莎，你要去睡了吗？累了吧。”

“有一点，先生，如果您想要喝一杯牛奶酒或者其他什么，我去端来。我爷爷在睡前都会喝一些牛奶酒。”

“他还健在吗？”

“不，先生。”塔比莎快乐地笑了，“他在一次火灾中被烧死了。但他以前是个乐观开朗的人，一直都是的。”

牧师的眼前仿佛浮现出一幅画面：一个老人在火里不停地挣扎着，一双腿向内弯曲，就像是用来剥蛋的金属工具，这景象简直就是一幅抽象画。

“我现在不想吃什么，亲爱的。我想坐一会儿，或许会看看书。”

她行了屈膝礼，露出了乳沟。牧师不禁有些担心自己的杯子会不会又被她摔碎。走到门口时她说，“明天我可以去参加葬礼吗？科尔太太说我应该问问您。”

“当然可以，你想去为他送别我也很高兴。你很喜欢他吧？”

“老天，先生，我已经开始想念他了。您不想他吗，先生？”

“非常想。”

“我也想他，”她停顿了一下，舔了舔嘴唇，“我想问您一件事，但是科尔太太说我不该问。”

“那么，你现在必须问了。”

“戴尔医生救活了那个黑人，是运气……我是说，那是个奇迹吗？”

“塔比莎，恐怕这不是一个会有奇迹的时代。”

她对着他目瞪口呆，仿佛他说了多重要多令人震惊的话。“如果不是奇迹，那么它是什么呢？”

“是医生的医术。”

“那个黑人现在改名叫拉撒路^①了。”

“他以前叫什么？”

“约翰·阿梅兹门特^②。”

“我比较喜欢这个名字。”

牧师回到自己的房间，独自一人坐下，摘下假发，用力地挠着头皮。他的视线里飞入了一只蛾子，他隐约记得它可能是前一晚飞进来的，它开始在一支蜡烛前打转，然后停在了镜子上面。牧师仔细端详，发现它的翅膀上木材纹理般的花纹，每一边都有个斑点，像一双瞪视着眼睛，牧师不禁感叹起大自然的诡异。

他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玻璃酒瓶和酒杯，在酒杯里倒满了偷偷藏起来的白兰地，一饮而尽。他将酒杯放在壁炉上，拿起一根蜡烛用手护住烛火走出房间来到走廊。他的书房坐落在房屋的另一头，里面很小，摆满了家具，还散发着墨水、甜烟草和书的味道。

① 拉撒路，《新约圣经》里，借着耶稣的神迹死而复生的人。

② 阿梅兹门特，音译，原文为“amazement”，意为“惊奇”。